



西湖志
七

帝王都會

餘
共十六

ル 5
1097
7



1097
7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于會稽至此舍杭
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于越以主禹
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
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
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于此顧云舍杭登陸也
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
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

錢塘



汝成



縈迴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唐
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
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唐世說
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詭民致土築唐而錢實
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上于唐改稱錢塘然秦時
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
錢唐臨淞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于晉唐時明矣
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錄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
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係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
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于吳群臣送至
淞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
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
江遂謂吳越必以淞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
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
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
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
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即
檣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

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
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
於越敗吳于檇李杜預注云嘉興縣南檇李城又
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檇李賈
逵註云檇李越地據此則檇李以南爲越境杭在
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于
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檇李南至
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
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
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

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檇李吳疆越地以爲
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
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
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群臣
祖句踐于潮江遂謂吳越以潮江爲界殊不知是
時句踐方保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
其祖道止于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
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
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
栖于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天差墓又越絕書吳地

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淞江則淞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淞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槩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于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淞江則是淞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

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中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嘗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占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

中賢豪為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
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
曰此真貴人也起咲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
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迺慰
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
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質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縱
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貧其窮乏及鏐貴辟起為賓
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
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眾已數

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
以力禦宜出奇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
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
鏐引勁卒蹙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
大眾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
名也告道傍媪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
里矣巢眾至聞媪語不知地為甚曰獨十餘卒尚
不可敵况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搆
兵鏐擊斬漢宏乃奏言為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

州昭宗拜鏐爲都興保使兼鎮海軍節度使頃
之董昌以羅平見讖久懸望鏐擊取之乃進鏐封
爵而錫之鐵券曰維新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
辰朔四日丁未皇帝命各鎮鎮海鎮東等軍節
度制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管四招討等使兼兩
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
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
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
戶錢鏐朕聞銘鄧騶之勲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
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勲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

亂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
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祲
清其化也疲羸泰拯吳粵于塗炭之上師無私焉
保餘杭于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
藩著于旂常流在丹青雖鋪繇刊五熟之金寶憲
勒蕪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
申以詞誓長江有似帶之期秦華有如卷之日惟
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
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州有司不得加
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且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

越州受命還治錢塘各所居嘗曰衣錦城石鑑山
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
梁太祖卽位封吳越王特旨勸鏐拒命者鏐不納
笑曰吾不失爲孫仲謀竟之命改臨安爲衣錦軍
展飭塋隴旌鼓吹徽纒山谷童時釣弋之所盡
蒙以華屋販鹽擔簞亦裁錦鞞之嘆曰焉敢忘本
一隣媪九十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
留鏐餐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
父欲不舉是媪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旣置酒

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壺
時飲王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
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
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
歡意不洽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儂底歡喜
別是一般滋味子民在我儂心子裏歌訖舉座麇
之叫咲振席二年冊尊鏐尚父長興三年鏐卒年
八十一謚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天微開雲臺竝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
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

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子外以警宿直
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
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
十倍于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
國百年吾所願也卽于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
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
菘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
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迨蓋元瓘避之火輒隨
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謚文穆子

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
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謚
忠獻弟倣立

倣字文德宋太祖卽位賜倣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
臣開寶九年倣率子惟濬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劔
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倣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
祖不納竟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
文字一匣付倣曰到國閱之途中勿啓也倣歸錢
唐啓閱皆廷臣請留意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

家及太宗即位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
封鄧王薨謚忠懿俶性謙謹未嘗忤物雖身當除
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膺仕允稱
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
與元帥言朕已于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
待李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崛強不朝吾已
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即當遣還
也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
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叙兄弟齒坐

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
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濬侍焉泛舟宮池太宗
手舉御杯賜俶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
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
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
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遭掣搦情脉脉看即
王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拊其背曰誓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于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踪不
挂征帆水陸通路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
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

西海志餘卷之二
九
之應

武肅王遣使于梁太祖太祖問曰王于國中好何物
使者曰好王帶駿馬太祖嘆曰真英雄也選王帶
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于宋藝
祖藝祖頌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微請宣
示太祖咲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微
太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
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畧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叙列國云聞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
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

宋時王順伯收臨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
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
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
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
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
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
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年年號處皆
鐫剝模糊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
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于城南

泗水志餘卷之一
十一
爲通越門北爲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
卽其宮爲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沔改築雙門易
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卽州治爲行宮徙州治于清
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亘江干薄
錢唐湖霍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
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
車門在望德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
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
在旗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峰塔下曰北關門在

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
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
攜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
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
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劔營
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
家橋東曰馬家營在脩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
塘

錢氏鐵券王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券沉渭
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

西河志卷之一
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 皇明洪武二年大封
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
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
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
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
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
旂醜酒槌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
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
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
天府丹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疑

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
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勲業至今傳不
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
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蘚埋殘碑

舊傳識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
海門一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
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
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日天目
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蓋全用識語
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錢唐田 汝成 輯撰

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宣和三年封
 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
 位于應天府建炎二年二月幸杭州陞為臨安府
 四月幸建業一月還臨安定奠都之策金人犯臨
 安出居越州六月溫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
 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堯
 壽皇太上皇帝受尊號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于

新

會稽陵曰宗

太祖次陳橋驛仁和門入高宗出海道過杭聞縣

名仁和甚喜曰此六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勅必登舟朝謁行于沮洳則躡
芒鞋宰相臣元直願同列戲曰草履便將爲赤舄
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稗以進叅政范覺民曰稻
稗聊以當沙堤

高宗好養鵓鴿射日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鵓鴿飛騰
遠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漠
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王孩兒扇墜
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于水屢尋不獲乃詢
于張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鋪家買得召問鋪家
云得于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于候潮門外陳
宅厨娘處買得又遣問厨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
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鋪家及提籃
人補校尉厨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尚書韓侂通兼知臨安府七
月詔罷臨安府歲三歲罷韓上曰臨安民有納本
戶絹一疋被退出論之二宮中以不經攬戶不肯

受朕令人以五千五百錢買物是奸猾令仲通
根治且曰近有輦輿之輩其想不勝其弊九月
知臨安府榮蕤請對上謂之曰朕嘗諭以約束
吏姦速還商賈物貨分察民訟它如御膳之屬近
來未嘗取辦雖片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置
臨安府左右廂官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榮蕤請
于城內分置二員掌訟牒以京朝官爲之

高宗以庠治爲行宮嘗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
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明瞻彼草木
秀感此瘞煥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旣

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無思先吾身艱難
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種蠶臣嗟
乎有一岳武穆而不能用乃顧思材于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
環意取兩宮比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
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
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腦
後高宗爲之改容

沈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
同類奕上喻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

上怒云枝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篦二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筋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筋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官人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粘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

便是陳脩因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臣年六十三歲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奩具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四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異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肆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資

高宗漁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柁適天機水底間雲片段飛又云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蘊有意沙

鷗伴我眠又云水涵微影湛虛明小笠輕簑未易
晴明鏡裏縠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雖
客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
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于旅邸云山外青
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
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
士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
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
不數中原有幾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

矣是以論者以西湖為一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
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
大目山來孤鳳歇海門去六龍移賈克悞世終
無策更信哀時尚有詞六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
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干戈倣擾之際訪求法
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閑之餘展玩模榻不少厭怠
四方獻奉無虛日又十榷場購北方遺矢物故紹
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鑿定諸人如曹勛宋
祝龍大淵張儉鄧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

西法起會卷二
五
輩人品不高日力告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不可求為可恨耳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翰墨稍倦即命吳侯憲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入其人拜且泣

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劫賊廢為庶人貧無以糊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德壽惻然曰當為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

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咲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為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賊汚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咲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

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醞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

云

德壽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卮之侑賈孝十萬緡旣成矣有他璫從賈求金不得則擿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于人且詰曲有尚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此語旣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

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道進三子居之覺而與鄭
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帝妃報
誕卽高宗也旣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
曰酷似泚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于泚豈其
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
夢識參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常氏自北漠將還欽宗挽其
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王足矣他無望
于九哥也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此歸苟不迎若
者有瞽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

之撫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
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費道士咲曰后
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
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謾
曰太后不相忘略脩靈泉縣朱僊觀足矣倏忽不
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脩朱僊觀圖其形儼然當
日道士也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
涎沉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焰光香溢鈞天
所無也建炎紹興又不進此章太后旋鑿沙漠復

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云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人閣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吳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上爲天下母率多魚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限勤勞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及與後進者齒朕其有媿候姐姐歸爾其遷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

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回鑿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微時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合取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爲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爲子改元隆

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陵曰永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璩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風成秦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璩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卽爲王言曰上以試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人皆犯之矣普安者完壁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煬躬御鞍馬以習

勞事時召諸將擊鞠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帟布以除地羣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親按鞠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廡間簷低觸楣狹陞驚喘失色亟奔控馬已馳過矣上擁楯垂立徐扶而下神采不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宮中携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睨視一日遊後苑偶忘攜馬命兩小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光堯旣與子孝宗敬愛日隆每問安北宮間及治道時孝宗銳意大功新進逢進務爲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

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
揭于選德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
但卽其近似為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
臚宰執進讀獨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
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是之遂為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
默禱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
箇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
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
天之効也

木應之為待問孝宗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周知所
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虛元者豈夫
複字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壻乎
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
邁拜謝而出嘆曰聖主萬機廣覽如此為士可不
研博古今耶

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者為翰林在選調宰相薦之
上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卽對
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
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詔除翰林院編脩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之。時嘗遊天竺寺集詩
句贊大士大書于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
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
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
敗俗上曰朕自識板脚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
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
不憚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
得與夔龍為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懂豈非榮
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議疏說甚

詳且多引外國輿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
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
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
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眾
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箴說無謝退而約客
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
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為表謝因附奏臣嘗
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
奏上忽顧小黃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

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
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
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廢特甚吳夫人
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夫人一
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
輩可自作商量于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
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寔告上大
怒皇太后聞之過官力解乃出吳夫人于外內侍
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庠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閱
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輿賦中有商霖未作相
傳說于高宗漢旱欲蘇烹豕于孝武之句時趙
溫叔為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
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為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
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却
下山溫叔聞之遂之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后朝上皇于德壽宮置酒賦詩
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鞏
皇基蓋高宗生于大觀丁亥孝宗生于建炎丁未

光宗生于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爲三
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爲光宗宮僚
時寧宗已在平陽以其嘗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
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
三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
子告廟祀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
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
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筴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
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巳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

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
宗皇帝留下寶器圖書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
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
鎖閉不開

元夕後二日宣嗣秀王佖王晏集于重華宮伯圭奏
陛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
嗣帝過此排當亦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
右報月色再侍筵前巡筵賞月飲湯一盃至二鼓
就寢大凡飲酒人神思不清人主沒
人道得若不自

酒一事也

近瑞奏修重華宮殿臣請以聖誕為重明節有術者
運司應辦壽皇宮殿用錢甚多積甚多只用
重華庫錢不必
一夫

孝宗既退重華宮殿臣請以聖誕為重明節有術者
以折字名嘆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文皆二千
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詠道僧者
壯不慧而巧發音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
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瑞咸咲為狂道僧願曰爾滿

身皆雪而笑我狂耶問測其指至季夏八日而至
尊厭代官中皆縞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
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
人王即位進婉容踰年進貴妃咸恭皇后崩中宮
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
意尋遣張去為傅青立貴妃為皇后復姓謝氏
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
年斷葷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
一乃壽皇藩邸人教子給侍每尚食則就案柝治

脯修多如上意官中呼爲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
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官嬪微忤上旨潛求救于尚
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后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
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
兩劉娘子同日而亡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尚食
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蝨食而
穢不可近建啓看經之衾則馥香襲人而面色如
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旣
薨孝廟白德壽立光宗宣璫之夕德壽故召魏王

燕宿宮中洎次日歸卽則儲冊已行矣魏卽復入
見高廟有緒言曰翁翁必留愷却使三哥越次做太
子帝語塞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
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擊鮮于慈福太
后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
奏曰意望孃孃爲趣上耳后笑頰之壽皇至東內
從容間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
曰臣久欲爾但孩兒尚小未經歷故不能卽與之
不爾則自快活多時太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

論乃翁渠所見入爾光宗岸憤果曰臣髮已白尚
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于
盛年也

懿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
女初后生時有黑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
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乃
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
下他日坦言于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生
嘉王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于高孝二宮高宗
不憚謂吳后曰是婦終是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

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
后疑其說出于太后及太子卽位冊爲皇后光宗
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
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
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其
柰宗社何后覩藥實有心術之頃之內宴后請立
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
親生也何爲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
帝謂壽皇有廢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
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遣人送食合于帝

啓之則官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
 官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
 不能成禮帝疾猶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
 矣是時帝又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
 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
 深甫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
 嘉王也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
 帝感悟趣命駕別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
 至御屏后挽留而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
 御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

隨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耶傅良
 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
 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
 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
 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
 進酒于茶蘼花下言者飛魚交至謂太上每幸外
 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滿太上命黃門持
 玉卮宣勸以賜會上怒未絕言顛誤觸卮于地黃
 門退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

卽大怒碎屨矣母太上遊幸宮家必有進勸一日
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光宗偶忘之太上左
右陰颺鷄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
日捉鷄不着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鷄以此激
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王色微變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快快一日登望湖露
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家者壽皇曰朕呼之
尚不至枉自叫耳凄然不樂自此不豫

光宗既退居每追計往時成敗時自嗔罵或慟哭壽
仁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壽常其闕外事不欲動

其心然又或知覺初郊禮成恭謝回鑾鑾御樂聲
達于內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
尚欺我至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闌自是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
教事佛病革而終壽翟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
殿會有怨后者持鑰不啓曰承誰命昇此相與昇
歸鷄儀及半途訛傳曰風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
光宗見祟恍忽內中以風皇目之久之知訛傳方
有再至者乃爲鷄目所暴體色黧然變矣置之大
寢宮人無計致鷄魚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

臭洎事聞于外梓人進禱將有小白之泚苑赤山
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殿人共快云

寧宗孝宗第二子也改元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
三十一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隨所至即張于座
側書戒曰少飲酒怕噁以衰生冷怕肚痛故每飲
不過三爵宮中行處却上云衛嘗自以補革烏浣
油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永
嘉陳傅良導以母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
更作龍顏隆準相者謂之老龍形

嘉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攢陵介在湖曲而
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轉一秩
由此西湖絕清蹕之聲御鷁沉之干水黃洪有詩
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
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
樂部以父次出適于外隨天至儀真僦居長蘆寺
前寺僧善相爲張氏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
日奏樂孝宗以爲不諧中貴人奏充舊者得旨嫁
出今皆新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叅教上

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姪數月矣及朔
乞歸外館憲聖曰第奉產僊韶院何害遂誕后東
朝禁中三日洗冠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
吾自是養于宮中既父新梁純孰所生母與儔侶
俱還民間后在楊中人位下年十歲為則劇孩兒
及老以琵琶諱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
嫉之者適太后入浴儕輩俛服后永冠為戲因而
諧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服此
寧宗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為重華承嫡主喪一日
朝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洒之自

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鞭朴大端
王去為力揀之曰娘娘當以天下昇孫一婦人何
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然終
不愠然謂王且使楊氏奇汝家候駕返南內却復
之故后暫居去為家王云為之子瑜因得幸及皇
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
韓后既薨帝幸官宮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
曰乃翁欲吾宮前一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語
臣非不識去就敢窺王德謙與御令大內如楊美
人者亦不之私王德謙以官去王升後宮襍

進無序苟得一人自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
帖伏其于深愛上躬之謂人計憲聖稍悟曰爾
言亦有理德謙知有之其又使求貴人僥和以
爲娘娘尚未見之孫而楊氏相命宜于浸潤鼓扇
崇福遂以賜空深時傳能書其制有云洪惟太母
念我文孫美其冠于德評之見于內殿蓋紀實
也后初進爲婕妤醜其母家會有楊次山者亦會
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
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
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王瑜

不許通籍內廷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
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傘車
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楊固遂曹使朝而已候于
夜曹不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
奏肅帝輦矣奏促重沓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
且留寢故能舐筆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卽書貴妃
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
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
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
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爲子改元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一年崩陵曰永穆

理宗微時鞠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郵人余天錫自杭還溯東舟抵河許忽雷雨帝與與芮趨避舷側天錫卧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岍詣全氏王人具鷄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溯東宗子

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也

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已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侂胄子驟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從旁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其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叅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部尚書衛涇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

預其謀開熙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
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
胄至玉津園槌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
殿以殛侂胄聞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
蓋是謀悉出中官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楊后既誅侂胄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
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
遠爲丞相既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
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
令伺皇子動靜竑嬖之一日竑指輿地圖示美人

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
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謀立與苜爲皇子更名
的遂陰與的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
夜召的入宮后尚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
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
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
廢竑爲濟王立的爲皇子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姬也嘗以符水咒喪等
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旣而至杭多遊兩湖兩

所以許之... 德也在... 冠吳知... 外戚子弟... 則宣諭... 門沒入... 頻數倡... 職掌名... 六百員... 藏庫其... 不節如... 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為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即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繫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識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脩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

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
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此說尚
可乃畫此死模活樣乎持入謂上曰牟某在宮塗
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臣曰
彼謂陛下爲明皇閹妃爲太真臣爲力士而以太
白自居自此上不悅

董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
櫻桃宴卽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
奏曰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卽于西馬塍取盆荷置
之大池中雲錦爛然明日復還之理宗一日嘆曰

宮女翠花俱散矣宋臣不數日卽進翠花數千枝
蓋先鋪翠葉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
進竹絲燈其明過于柵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
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
夕可辨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卽買數疋剪
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駭服其多智如
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
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脩
內司十百爲曹塢青採斫雖勳舊之塚亦不免焉
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

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出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當理宗時禁苑漸頽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展于烈日中上意爲不然宋臣默會意不口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爲較今復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拆卸摺疊之亭上愈稱賞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

氏懷之嫡母使毛氏濯足毛氏日夜者累累夢五色霞罩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產皇后即將產遣就浴室后生而黧黑翳一目幼失父母業亦破敗嘗躬操汲飪深甫爲相時有拔立楊太后功太后聽之理宗卽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諍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宮嫔耳合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衆以爲后聖之祥祥但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膚皴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賈涉文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

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
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
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
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崇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
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
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
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
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頽圯非得

萬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入
大王滌邸最有力持踊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
童歸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
者度宗于庚子歲入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
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廡下入小閣見粘一塔影忽
然而咲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
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題跪求勾下本寺訪之言
行童以其年某月某日死討施之日正度宗生之
日也大王遂捨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理宗
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

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爲第一
一儂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畧涉
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
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
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
選知臨安府顧鼎女已致聘矣大全敗鼎亦罷去
臺臣論鼎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
言公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
必美警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

宮問曰爾父昭孫其在寶祐間没于王事每念之
令人可哀后對曰亦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
深異之冊爲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
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挽
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慈闈秘殿尊
一夕頓拋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
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上月夜深誰
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
目雙眉侵鬢其衣則縑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
安鎮懼禍者或別爲葉氏云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立改元德佑降于元封瀛國
公尚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昺昺是謂二王昺楊淑
妃所生昺俞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
夫既抱帝昺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艱關忍死
者止為趙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
海死今崖山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讖語云江湖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
拍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
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如昭謚者宋仁宗主母李氏
有真宗位止司寢仁宗即位累進宸妃既薨追贈

皇太后謚章懿升祔太廟 皇嗣成化間

皇太后邵氏 睿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

憲皇 今上登極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誠不有

證乎至如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

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時所選無是為異者洪武

間詔選識字哀家文及能讀 大誥者杭州以江

于蔡氏應詔入宮署為女官掌御前文字寵冠六

尚蔡氏等高祖母之姑也永樂初命蔡氏臨選識

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瞿宗吉有詩云太平天

子御華夷天撥解雲地產芝已看玉關歸馬

牧金屋
枝臨別
女張氏應詔亦為女官云

